錢文敏公全集

茶山文鈔卷之十一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　鉞伯坰　錯致純　子中銑　中鈺校字

傳

方太恭人傳

方太恭人諱京字綵林嶺南番禺人九谷先生女也九谷以詩名嶺南與屈翁山陳元孝梁藥亭陶茝子稱嶺南五家也家鄒城令後爲上元令因家于蘇兩女皆字蘇州金氏恭人其仲也恭人幼好書史女紅滿不屑爲其爲詩一禀庭訓長於漢魏樂府近體宗盛唐不讀中

晩以下年若干適蘊亭先生先生之詩浩瀚排奡凌邈一切與恭人持論殊不相下然其渾穆嚴肅若集中自幵行諸什卽蘊亭先生無以過也維城年十九就婚于金氏爲恭人女孫壻時恭人年六十餘望之若三十許性嚴重不苟言笑恆不以見于面日手一編咿唔若寒士而尤好琴予嘗聽之澹而無味其音落落而不相屬曰恭人之琴聽者俱欲睡而好之何也曰有明之琴有三派曰吳曰越曰嶺吳越之琴繁音促節世俗好之思陵之末吾嶺有抱琴而死海上者或以爲節義或以爲神仙故琴之派嶺爲正聲音之道通乎人心遂乎政事故太常孫蔚宗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琴之爲聲有水有

絲有肉重則傷木輕則傷肉輕重半傷絲傷于一非音也吾音一而絲肉木三之乃成耳吾之始作也徐氣而深息以吾之情游于琴之中其繼也洋洋焉灑灑焉琴之音與吾之情若游魚之銜索而出喜以徵喜戚以徵戚是謂不以手鼓而以心鼓浩乎天風明月照之太古以上吾將見之微矣哉恭人之論琴而豈徒論琴也其性情德行與所爲詩皆是也恭人又工書予藏其尺牘數紙字類鍾太傅近日之號爲能書者殆不及也恭人年八十餘神明不衰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卒生子二以長子定濤公貴封太恭人定濤公卽維城外舅名祖靜原任山東運河道次子祖昌辛未進士庶子二

祖芯祖芬恭人視之如己出

節孝蔣母陳孺人傳

乾隆丁巳歲余就學于羅瀞之謝氏與蔣君遺楨同塾時年十七少余一歲每兄事余質既敏達甘勤苦辨色而起每至夜分不息余兩人甚相得也然吾觀蔣君貌常若有甚慼者讀書未半輒掩卷而歎或咨嗟泣下余初不知其根觸何在屢詢之多不言一夕忽謂余曰遺楨有終天之恨所以遲遲不與兄言以悲切于中哽咽不成語且非可數言盡者請終此夕忍痛悉以告兄他日幸爲我記之余曰唯唯楨欷曰遺楨先君國達公早負逸才頗貧不自振吾母年十六來歸躬操井臼脫簪

珥焫齊火資事先祖父母以孝稱康熙辛丑六月先君見背吾母欲以身殉顧兩老人在堂無嗣而遺植方在娠汞忍捐生遺植生數年吾母以婦兼子職曲盡孝養先祖父母無我子之戚下撫遺孤教養兼至勤儉操作數年之間家計漸裕而竟以勞勤成疾年三十三歲而卒時遺植生九年耳吾母之茹荼嚙蘖隱痛于心先祖父母有不及知而遺植知之遺植亦以年幼而不盡知而惟吾母自知之今遺植年稍長幸免饑凍皆吾母所辛劬而致之者也而吾母棄我又九年矣夫人未有生而無父者也仰苟萬不幸猶得依母以生而天又奪吾母之速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矣古人非至癡安得作此言哉言已乃慟哭失聲余悲
董君之遇之窮而益歎孺人之苦節爲世所僅有欲有
以記之而未果辛酉歲董君北來補博士弟子時余官
京師晨夕過從往往劇談竟夕宛如在謝氏家塾時事
屢以前說爲請余曰余豈一日忘爲尊太孺人作傳哉
顧孺人節甚苦而九年抱痛而卒於
國家表閭之典不合今子方壯年學日益進庶幾克自
樹立爲先人光顯余之一言安所取亟而董君請因
以聶所告余者記之如此孺人陳氏明崇禎己卯孝廉
諱鑑曾孫女邑庠生子先女也

王士鑑傳

王士鑑山東高密人父林娶郭氏生士鑑夫婦無違言郭氏善病復娶妾張氏張氏再醮婦性陰鷙嫉郭氏老且病居己上日夜媒孽其過林惑之果逐郭氏及士鑑士鑑年十餘歲耳與母寄食鄰里家時或乞食宿破廟中歲餘戚里咸以義責林林不獲已召歸張氏罵曰乞婦尚何顏復入王氏門耶郭氏怒不敢言張氏既逐郭以嫡自居郭歸益不相下而遇士鑑尤虐士鑑念張氏必不容遂亡去為人傭保久之林令郭氏磨郭氏病不任且不甘張氏之虓而使之也曰何不以命張張氏嘗嫉林毆之郭氏赴井死林命姪士廸求士鑑士鑑見廸心動輒曰吾母何如曰嫡固無恙叔思弟耳士鑑疑固

詰之以寶告士鑑曰嗚呼吾固知張氏之必殺吾母也天乎吾何歸乎士迦強之行及夕則給之曰兒宿此弟有債請收以歸士迦信之則急趨而歸至家門未啓也時林他往家人尚寢獨張氏起張氏不虞士鑑之遽歸也闘門急啓視見士鑑色變士鑑盛怒目之曰吾母安在張氏噤不能語指中堂曰柩在此士鑑即以帶縶張氏頸負而跪之中堂撫棺而號曰母士鑑歸矣家人聞號羣起見士鑑方號張氏死柩下父歸執之官論斬

錢子曰嗚呼士鑑所處有極難耳士鑑不亡且先死碩士鑑亡而不顧母之死或謂張氏忍于殺嫡子而或未敢遽殺嫡也且母死而子在則殺嫡之罪尚可伸也迨

母死而其不得不殺張氏者情也然則曷爲不偕母以亡大杖則走子可逃妻不可逃也子亡爲存祀妻亡爲苟夫若士鑑者雖不知申生恐傷父志之義而固愈于嚴武之所爲矣且驪姬所欲殺者申生非姜氏也設殺姜氏而曰我明姬必有罪申生不得謂之恭而嚴武者其尤與于不孝之甚者矣

加贈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謚文端汪由敦傳

汪由敦字師茗安徽休寧人幼穎異讀書目數行俱下初名良金十歲就試不售改今名徽人商杭者令甲別立商籍由敦年十九遊浙中循例入試補錢塘縣學附生故又爲錢塘籍時徐元夢撫浙江聞其名延致幕中

繼元夢入爲工部尚書由敦以國子監生借入都雍正
元年疏薦引
見充明史館纂修官故事史局編纂例用詞臣由敦以
諸生被
命時論榮之二年三月舉順天鄉試八月成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一
年四月授右春坊右中允八月授翰林院侍講十三年
轉侍讀
皇上初卽位授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仍兼講官館
卿向無兼記注者由敦以文學夙爲
上所知故有是

命乾隆元年入直
南書房授內閣學士二年會御史劉元燮以風聞具劾
降翰林院侍讀學士五年仍為內閣學士六年授禮部
右侍郎調兵部右侍郎八年充
經筵講官九年轉戶部右侍郎授工部尚書轉刑部尚
書十一年兼署都察院左都御史旋入直軍機處丁卯
戊辰之間金川方用兵羽書旁午
皇上睿謨廣運燭照萬里之外指授方畧日數千百言
由敦視草授筆立就無不當
上意十四年金川平加軍功三級旋加太子少師協辦
大學士俄以代原任大學士張廷玉陳奏事革職留尚

署任自效十五年復任尚書夏六月永定河決固安率
命往勘籌議堵築悉合機宜會四川學政朱荃以墨敗
由敦會舉荃典試復革職仍理兵部侍郎事自贖是年
冬
特恩蔭一子分部學習十六年補戶部右侍郎復承
命勘永定河時積水爲患有言宜別開新河歸海者由
敦徧歷沿河州郡度地形勢議以暴水爲患由河身淤
淺宜濬之當自息別開新河未見其利日久復淤無益
又當壞民田廬無算宜仍舊便奏上
報可十七年授工部尚書十九年加太子太傅兼理刑
部事二十年轉刑部尚書敘平準噶爾功得軍功加三

緫自準噶爾出師以來由敦偕同事諸臣晨夕進見日
數四時或扈從
召對帳殿亦如之其勞與金川時同二十一年轉工部
尚書兼署吏部事二十二年轉吏部尚書二十三年正
月卒于官年六十七諡文端由敦學問淹貫於書無所
不窺爲文章典重有體詞約而旨深少負重望自以諸
生直史館當事即以公輔期之及官翰林
朝廷大制作必屬爲之一時奉爲矜式其他碑版序紀
及古今體詩俱爲時所傳誦有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尤嫻歷代掌故前後考定樂章祭器鹵簿及朝會升祔
諸大禮皆斟酌古今釐然爲一代制爲人沉靜寡言笑

喜慍不少見於色遇事有識默定於中不以議論捷給
相尚當羣言紛衍徐出一語聞者厭心以爲不可及也
氣度端凝整暇極倥傯中亦從容不失條理雖以文學
受
主知而簿書錢穀刑名法律之事亦無不究心焉性尤
愼密每有贊畫絶口不言雖子弟親戚不使知
上由是益倚任凡禁外
行園及四方
巡幸必以由敦從
恩禮錫賚不可殫紀而由敦益小心敬愼竭力奉職無
少懈卒以勞疾不起

皇上親臨其喪哭之慟

賜陀羅衛以殮

命內務府大臣理其喪復

諭內閣曰吏部尚書汪由敦老成端恪歛練安詳學問

淵醇文詞雅正簡任部務供奉內廷夙夜在公勤勞匪

懈前以偶攖寒疾當命加意調治並賜醫藥以冀速痊

忽聞溘逝深爲軫悼即日朕親臨祭奠茶酸着加贈太

子太師入祀賢良祠並准其入城於賜第停設賞內庫

銀二千兩經理喪事所有應得卹典仍着該部察例具

奏大臣禮遇之隆近罕其比論者亦以由敦爲當之不

愧渦由敦尤工書卒之後

皇上命裒輯勸石凡十卷筆法深穩端勁如其爲人

任烈婦傳

烈婦莊氏武進人湖北黃梅縣知縣樗孫女貢生煒女也莊氏爲武進望族烈婦幼嫺姆教通詩書勤於女紅性尤嚴重不妄笑語自在室時姑姊昆弟咸敬憚之年若干適宜興任同同字瑞班祖宗丞公諱啓運以經學名重天下學者所稱釣臺先生者也父名翔號紫庭王成進士官吏部郎以經義教授生徒數十人多知名士同能世其家學以通才稱及娶烈婦益以功名相勗閨門之內如師友然旣而屢試京兆不售愈發憤攻苦遂感心疾時間作先是烈婦生一子一女俱岐嶷可喜乾

隆二十四年春子以痘殤同慟甚疾大發輒以刀自刺其胸死烈婦悲號失聲絶粒不食以死誓旣念舅姑在堂不可重慼且女方襁褓須撫字乃稍稍自强起飲食益爲愉婉以悅舅姑久之女復病烈婦竊謂所親曰吾所以不卽死徒以此弱女耳今病若此天乎可奈何乃遣其媵婦歸母家盡鬻簪珥服飾以佐醫藥未幾女竟死烈婦外若不甚哀而私取金簪吞之越三日不死時弟寶璙就試來京師主烈婦家烈婦晨起囑弟作書報父母寶璙問姊何言烈婦以手撫頸仰天良久卒無言寶璙自以意作書竟俟烈婦久不出入視之自經於房死矣時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也丁巳之秋維城

始遊京師受業于棠庭先生與同共卧起同甫齠齡明悟過人讀書日數百行眉目疎朗如畫先生督之極嚴而同亦孜孜好學如成人越六年再遊京師而同學已成譽日起方且謂先生家積學數世代有懿德天殆將益昌大其緒孰謂不二十年同竟以不良死且及其妻與子女俱相隨而盡也烈婦之死去同一年有奇其抑情茹痛從容就義較之悲激一時觸棺自殉者爲尤難夫烈婦豈不念舅姑哉顧以夫慘死齒少又無子女難以獨存卽存亦無可𢘿舅姑意故輾轉而卒以死人情所最重者死耳顧忍而必出此遲之又久而無以易也其所重有甚于此者也維城既悲烈婦之志且以表同

之死以疾不以毀子道於是乎書

趙烈婦傳

烈婦任氏名環河南汝州古二里人也生數歲父卧死叔仁里憐而育之年十七適同里趙海玉海玉年十二年耳父廣閏母趙氏趙氏素與鄰徐可鳳通不二年而廣閏死時海玉方七齡趙氏與可鳳居恒如夫婦烈婦之于歸也夫雖幼不以為怨其侍姑謹朝夕不暫離趙氏乃大窘密與可鳳謀欲并奸之先是烈婦見可鳳數來與姑謔微知其陰事竊以語叔曰海玉幼而弱不能家鄉有徐可鳳者不良人也將壞兒家事可奈何其叔曰善事而姑毋負吾教外侮至謹避之耳可奈何久之

海玉侍母寢趙氏與可鳳約啓扉而俟之夜未半可鳳潛詣烈婦房以刀抉門進烈婦驚大呼可鳳踰垣走趙氏起佯怒且懟之曰新婦毋自苦吾爲若詈烈婦自是遂不食海玉守之嚴無少間數日可鳳復至烈婦發而詬之可鳳顧曰毋詈終不免耳烈婦知姑之實與其謀也不敢言走而告其叔曰環不幸早失父母賴叔父以生今事吾姑二年早夜兢兢可幸無罪乃爲强暴所侵雖幸不辱而姑方厚鄰人恥不可雪且終無以自免環不能復事吾姑謝叔父之愛遂泣而歸僞若無恤者進食少許趙氏與海玉咸信之守稍懈遲明赴井死年十九事聞于官可鳳論斬嗟乎烈婦之遇窮矣計無過於

死顧死而終不忍白其姑之私至是而蹙姑之身猶有甚于蹙其身可謂孝烈也已

維城閱此卷慨然歎有司之不明也廣閩家惟趙氏海玉三人而海玉方幼無知識可鳳之奸趙氏無月日廣閩之死又無月日亦不詳其病烈婦少而美與可鳳同里閈未嫁之先曾否相識其與海玉聯姻是何時海玉方十二何急求娶此皆案中須詰問者曾無一及顢頇了事可爲恨恨因并記之

張烈婦傳

烈婦顧氏泰州人不知其父母其母舅曰楊添貴夫曰張世英姑韓氏世英業負擔貧無以爲生烈婦少而美

韓氏與世英誘之爲娼不從則困虐之烈婦不爲動如是者三年王曾胎者餽于財世英宿負其債無以償則招飲於家曾胎昔解裴中錢命世英爲烈婦取酒韓氏强烈婦出付卮酒烈婦執卮泣而誓曰兒今日飲此者有如日遂傾之酒濺曾胎裾曾胎愕然逃去韓氏大怒手搤烈婦喉幾絶而蘇于是鄰里咸不平鳴諸鄉長告添貴而歸之居數月世英謊辭以訴於州官不察命添貴歸烈婦于張氏韓氏與世英遇之益酷烈婦不能忍訴於添貴復留之世英又訴於州庭鞫乃盡得其謀奸狀逮曾胎世英以杖世英叩頭乞悔過乃罷世英旣以烈婦歸益日夜迫之烈婦度不免潛服滷悶絶添貴與

鄉長楊升急趨救得不死世英旣甚貧且積恨愈迫之急假朱世雄錢而教以强脅之烈婦怒且詈堅不可犯世英愈怒中夜扼其頸而殺之世英以故殺妻論絞時乾隆十六年十月初五日也嗟乎人心之不同有如是哉女子之守節豈獨自愛其身亦姑與夫之所樂聞也乃覦之如仇必欲奪其志而後快是誠何心郎曰迫於貧耳貧未必卽死烈婦不肯偷生以救貧韓氏世英乃以貧迫人死究之殺人者死貧未能殺人而殺人者自殺也其賢不肖之相去何如哉吾獨悲烈婦守貞不二以報其姑與夫而姑殺之不死自殺不死而夫卒殺之凡三死而終不變其與憤激一時引決自裁有萬難者

嗟乎以忠誠事人而人不諒廹之以所不能堪卒之至死而論乃定豈獨烈婦也哉

劉烈婦傳

烈婦黃氏湖廣宜都人適劉永華生子一女一未幾永華死永華故貧無父母兄弟子女且幼烈婦煢然無以自存或諷之嫁以死誓悉家財以治喪餘田五石四斗地五段烈婦貸田于人收其租以佐食晨夜織紉不少休衣食匱則以其嬴買田凡積四石九斗居四年子復天或又諷之烈婦曰吾節非以子女所不死耳今吾子雖天而吾女尚存吾苟生者妄識其他又二年族有劉澤遠者永華三從兄也利其田度烈婦志堅不可奪受

私聘于李守揆且甚之曰如居無隣若以夜來刼而娶之彂不從矣守揆率衆騎而往澤遠自竇入啓扉而納之見烈婦于房縛以置諸騎澤遠復入盡收其田地契約與守揆共掖烈婦至于李氏家烈婦大呼且罵且詈守揆不敢犯以老嫗守之厥明烈婦僕范正宜奔告于烈婦之叔黃方興方興求諸李氏烈婦方罵方興曰吾姪也罵而見之烈婦曰叔父知兒之辱于此乎微叔父孰與明吾冤且以弱女爲累方興請贖守揆不許方興出烈婦自刎死治獄者以澤遠夫族得主婚威偪至死止于軍以上刑部部議以澤遠於承華三從矣服盡何主婚之有且利其田不告而刼致氏于死法應抵

上是之敗治其獄澤遠被死

特進光祿大夫賜一品祭葬彝陵鎮總兵官胡公傳

胡公諱世英字汝廸江南歙縣人世有隱德父宗信生二子公其次也生而狀貌奇偉目光如電落落無嗜好獨喜讀書明萬歷天啓之間海內大亂流賊徧天下歎曰民苦盜賊久大丈夫當奠安之安用矻矻效經生事於是窮搜畧攷古今興亡得失之故與天下形勢險阻阨塞挾策遊四方無所遇崇正初避亂江右以親老不欲用于時既終喪還葬于歙及我

國家既定天下率勇士數十人見福建總督李公率泰于軍門李公一見奇之從入閩所向有功累擢至叅將

康熙元年從湖廣總督中軍時李來亨方據西山自鄖陽至夔州千餘里皆賊巢荆襄歲苦剽掠公奉檄隨提督某往征之至帆深入三戰破九女山奪其土城營之師進路益危阻澗不得上乃與提督分屯要害爲持久計賊合五營襲提督軍軍潰偏裨皆沒失印歸者二十九人賊乘勢衝公軍公斬賊數十騎聞大軍潰乃退守土城賊攻益急明日突圍出收其散卒以行提督至當陽以潰聞

上乃益發禁兵佐之復進攻與賊對山而陣緣崖攀藤頂踵相接比達賊壘礧石發則撇捩自傾壓軍士患之公獨率敢死士奪隘而上死者過半乘間遂深入與賊

夜戰鬱孤臺大破之左右皆降來亨自焚死初土城之難公突圍而出與軍士失賊衆追且近公勒馬叱賊賊輒止走復追之如是者三入隘口土垣當其前公以刀刜所乘馬祝之曰吾他日能滅賊者過此馬忽躍起丈餘踰垣墜徒步走河下積屍藉藉躡而渡宿漢關神武廟夢神謂己曰吾使河神衛汝矣當復過此也至是獲賊將訊之曰爾曹昔追吾吾勒馬爾曹何故止皆曰將軍馬後四長人倒行將軍止四人亦止則懼不敢前公知向者爲河神之助也祭于廟而歸四年禁軍復命陝前後師始末逮提督以下并公入勘士民聞之咸裹糇走塞城市爭饋酒食比入都提督諸人皆坐倒獨公以

前後功無慮七年調守均房先是布政使給軍餉每逾期或半給以為常軍中多苦飢時又議裁督標兵故軍士夜譁公捕其魁衆寢定司使者乞救于公公曰禍甚吝餉昔請多不應然事至此吾獨代其咎寧委罪使君議上

謫中者久之復職如故均州為武當之會舊有渡船宮觀諸羨悉謝不受禁軍卒無與市利郡多火災羣虎遊于郭公祭于神輒止士民與之為歌其事十二年冬擢副總兵守階州會吳三桂反滇南郡邑多陷潮及楚荆州民紛紛竄山谷當事者鑰城門禁之益亂夜四五驚總督蔡公毓榮以中軍不能支檄公代公以甲寅正月

至受印告蔡公曰吳逆之叛秖雲貴耳酣豢弄老腸脾脆薄焉能持久自始反至今四十餘日不出此駑馬戀棧豆不足畏也驛報紛訛徒亂人意宜靜鎮勿擾民心亂則士氣奪請先開城禁世英且迎家屬入城矣又曰舉事必萬全度吳逆必觀望閩廣之釁而中出以乘其利吾先宿兵于江之左右塞浙東西路調河南鎮併爲助按兵俟禁旅加兵糧汰老弱獎壯勇令提督馳常德以固門戶辦陵居荊州上游實襄鄧屏蔽亟加將增戍以杜旁衝擢良將鎮長沙以壯廣西之氣此六者請即施行餘世英悉任之蔡公從焉有婦人爲男子服出城者獲之公召四門父老引之去謂曰爾屬聞賊且暮至

乃亡命出城耳何用躪跪爲若不見去冬逃湖中者多以風浪死即不死流離無所歸今大軍十萬且至爾屬居城中無恐吾家屬不日到吾且開城恣爾出入逾月家屬果至民驚喜相續入城二月提督率南陽卒五千人至時常德將以城叛公議曰若退師則湖南去矣當速止之選士二千騎三百渡江擇壯士三人授以計潛入常德營夜半縱火砲發賊驚潰叛將自殺人尊一僞檄來軍大振十四年言者以師老糜餉趣進兵於時多羅順承郡王率師公以本隊四百人前濟稱先鋒軍于太平街告蔡公曰兵貴乘時此來出不意賊援未至急攻城可拔也常德即破岳州以上皆定矣蔡公曰俟王

至請命對曰賊三日不出戰內虛也過此援且至大敵在前見可而進胡請命爲明旦饗士而進凡二日立砲矢下砲過右腋箭匠裂衣紐盡失後卒斃焉公神色不動督戰益急郡王至軍畢集遂合圍賊勢困伏壕以守會賊援至衝我軍爲二公揮左右張兩翼而上賊敗軍復合或曰賊援銳姑避之公曰賊遠來勢未定法宜急攻今三面爲賊一面爲水我陣一動求船不得賊且掩至非利也若必欲爲退計則請令士卒直前如戰狀立幟而夜渡王軍先濟諸軍次之世英勸衆以當其衝可耳王大悅公乃拔營修塹壘布鹿角砲石分左右翼略陣旋哨多張燈火旗幟左出右入度師已畢濟乃分騎

隊逆城十里而陣人持二炬賊驚不敢出夜半乃棄營壘登舟徐徐而行賊兵追之入營火發地砲皆作賊死傷無算十六年常澧諸郡飢米大貴賊將吳應䴏令各邑折價免運又自糶其倉糧以為利公聞之曰是天奪其魄也遂獻策曰賊所恃者糧耳今歲不登而自空其儲吾審令人盡買之而亟馳重兵截其上流糧道賊必飢窘因以大軍駐君山湖口諸汊不時撓之長沙自顧不暇秋冬間縱不拔岳州必可得也從之于是水陸並進公居前鋒櫂小舟直抵巴陵溯風而戰傍岸且近公呼而登曰得陳陵磯矣軍士皆登磯纍纍悉平則入湖碎賊巨艦二獲大小戰船三分兵搜勦近湖諸賊賊糧絕

十八年正月應騏夜遁民迎入城公因賊遁雖內怯且防其蠆勿遽入賊室乃令毀垣入則溝通四圍皆穿竹藏火入堂則皆伏砲于機衆咸稱服二月師歸自岳州是年正月郡王奏荆州設隨征四鎮公以副將授後路總兵官至是奏四鎮功績有差

上命公以總兵官守荆州四月

上以蜀楚要害雖其人乃設鎮彝陵公遂奏取夔州重慶機宜請自率步騎乘便而進留郡王駐荆貝勒駐彝陵爲掎角之勢

上可其奏先是彝陵鎮升提鎮盡率鎮兵爲提標艅艋艨艟百無一存者公乃請調各郡汰兵冗員訓練之造

戰船修器械晝夜並作提督徐公治都亦奏同征公曰蜀山雖峻險緩急可自由水戰舟行石罅漩渦中進退難此行吾實倡之願爲其難者徐公拱手曰服公度久矣遂禡師了德龍德麟從次於西壤去賊巢夾門灘百二十里縴舟者蟻緣峭壁間江石齒立激流衝其上舟非風順不得過徐公至曰兵貴神速水路艱且遲賊以吾糧未至守必疎乘此援險何如公曰賊久知吾軍至豈不伏精銳以守宜結營俟糧緩以伺之十九年正月與撫軍楊公茂勳會于西壤議破敵之策公曰賊恃天險守三峽爲持牢計且以吾糧運艱久駐于此陸防必懈請徐公立栅兆山示不疑而暗趨南谷吾先以水師

挫其鋒巫峽得陸防必走則乘勢亟進不然春水漲水陸皆阻嵐瘴侵人矣楊公大悅公出戒軍士佯曰且休三軍夜半令德龍曰魚腹河稍平可泊彼必伏此來襲我卒衆往搜殺之衣其衣而伏之使人持幟登香爐峯聞砲聲則應吾餌之出隘也翼日公泊魚腹賊哨果出戰未合佯退賊爭逐之砲起伏應前後夾攻之賊死者千餘人遂進攻巫山擒賊將王鳳岐斬其子徐公以兵從山後出會于巫山縣禁擄掠公令軍士人持米一升抵夔州城下食明日復戰所至披靡連下十二城三月初八日抵重慶僞侯譚納欵諸城皆降公以久戰之後積勞成疾至是益甚卒

命回鎮彝陵公慮賊黨未盡日草利弊條畧不已五月二十有四日病篤强起草遺疏明旦更服拜疏囑其子以忠貞守淸白立身先孝弟無一語及他事頃之有聲硿硿然流于空遂卒時六十有三歲疏聞贈

特進光祿大夫予一品祭葬准一子來京酌用邮典有加焉公生四子長德龍善騎射總督蔡公燮之初投千總加守備都司職常德時招歸州山寨三千人稟公命不妄殺戮累官懷慶遊擊居宜昌次德輔延川縣知縣次德麟次德輝德麟年十五應

召入對稱

旨爲長沙衛守備五調至參將

誥授驍騎將軍驍騎勇略過人能詩文愛書史事母王夫人以孝聞喪親十年哭之哀每伏臘及新食輒流涕慷慨好施與不治家人生產嘗曰久宦之後子孫易爲奢又益之厚資以隳其氣鮮不爲患昔先大夫奮起百戰之餘卒成大功然時爲饘粥食之此以示子孫無居功無敢奢也吾將遺之以清苦使勿忘先人王夫人先世居楚之孝感每言故邑風土醇美驍騎奉遺命卜居且定康熙六十年卒于官子紹鼎紹鼐紹僑自廣州歸葬于孝感遂家焉紹鼎用戌進士第一官編修

論曰古稱名將豈特以勇哉蓋必有士君子之風焉張鳳鳴謂予曰吳逆叛時吾楚有胡公者力戰奪陳陵磯

人比之常開平至今談者猶津津也吾以告㓜子紹鼎鼎曰吾祖也因得悉公事鼎又曰吾祖自㓜以孝弟聞兄早卒撫兄子如已子方旋師沔陽秀才童綏世以誣謫戍親老無以養號于途憐之爲脫其罪是年舉於鄉復贈金爲公車費嗚呼可謂君子矣

何烈婦傳

烈婦孫氏湖南桂陽人也適同里何先佑先佑父遺妾廷何元三爲先佑師未幾而遺妾死其妻朱氏以先佑少委家政于元三因私焉乾隆二十九年三月烈婦晨謁其姑朱氏已起寢門闢而元三偃然臥牀上烈婦若弗之見也趨而出元三驚告朱氏曰奈若媳何朱氏曰

亂之彼何可言元三出烈婦諫曰家雖貧粗有門閥翁勤苦終身不得意所屬望者先佑爾姑念翁與先佑毋復近元三朱氏曰吾日暮焉能及遠見弟不言人誰知之烈婦曰兒所言為門戶計耳雖先佑弗敢告也然爾姑終念兒言居數日元三既受朱氏教數以言戲烈婦烈婦罵之復告朱氏曰元三且無禮于兒于姑何有宜早絕之屢諫而朱氏不從與元三謀益急陰匿烈婦房烈婦見之大罵朱氏佯勸元三遁烈婦訴于先佑先佑畏母不敢發烈婦將告其祖先過舅氏家泣而訴之其舅曰而祖老矣訴之無益而有姑有夫而暴此于門外乎烈婦不忍言姑之無道也遂隱忍而歸久之朱氏見

烈婦意常怏怏慮事敗復謂元三曰媳所以不從若者徒畏我耳我且出若以强脅之先佑弱勿懼也遂假他事出元三督先佑讀書而身自取茗廚下時烈婦方治女紅元三潛抱持之烈婦大呼手擊元三胦先佑遽至元三擲烈婦傷脇而逃先佑跡之不得歸而烈婦自經于房死矣時乾隆三十年八月獄上

詔戍烈婦元三斬朱氏徙新疆

論曰烈婦之諫其姑義正而辭婉卒不悟以趨之死其具于爰書者如是止矣然自初諫以至于死凡一年有六月其委曲宛怨苦必有甚于死者元三雖誅烏足以償之

烈婦邢氏傳

烈婦邢氏山右人少寡撫其孤孤長娶有室經理家政井然足自立而烈婦年四十餘矣烈婦自少得神仙吐納之術常獨坐一室終夜不寢所居屋負山見子已成立乃築室于其顛足跡不下子若娘率數日一往問起居如是者數十年烈婦有姝色自居山辟穀導引益妍好恆如十六七許人有李三者樵于山于精舍外望見之大驚以爲世所未有念烈婦獨居可脅也夜持利刃踰垣抉門入烈婦方趺坐李三直前持之烈婦驚力拒李三露刃迫之烈婦不從而時倉猝無可抵乃以手格之被七八創憊不能拒李三復犯之則又躍然起擲如

故凡絕而甦甦而拒者數四飲三十餘刃卒不受汚而死時將虓李三踰垣出棄刃與血襪于溝而歸告其妻曰余不得生夾妻怪問故曰余往姦山頂邢嫗不從殺之夾妻以爲戲也曰吾方少而何求于老人李三曰子不如邢之美也言訖而逃烈婦子謁烈婦見屍訟于官官詗烈婦耄而色少艾疑有姦殺事蹤跡之得血襪于溝中獲李三妻訊得實因捕李三論如律

論曰世稱神仙往往多有然其說誕謾不可信以觀烈婦其不誣耶烈婦方求長生而反以此死神仙宜不若是或曰仙者不死而有尸解兵解者烈婦其類是歟抑得其術而未成歟雖然少以苦節稱及老而以烈著是眞

不死矣何必神仙哉

茶山文鈔卷之十二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　鉞　伯垌　鍇　致絺　子中銑　中鈺　校字

行狀　碑誌

先考鑄菴府君行狀

府君姓錢氏諱人麟字服民號鑄菴晚號借翁先世家一公自浙江湖州大錢港遷居江南武進之段庄六世祖贈太僕寺卿諱一本五世祖南京戶部尚書諱春俱理學名臣事載明史高祖崇禎庚午舉人諱森曾祖贈刑部侍郎諱養浩生四子仲即王父贈刑部侍郎諱濟

世邑廩生以內務府教習任福建惠安縣知縣在任十
年餘有守城禦寇功振興文教建螺江書院身自督課
所成就若太常陳公大玠等皆知名當世因歲饑不待
報輒發粟爲同曹所忌擠以虧帑劾罷民不平爭負米
償事得白王父慨然棄官歸以教授餬口年八十六乃
卒惠安人聞之立專祠祀焉生五子元配王妣周太夫
人生伯父諱兆升繼配王妣吳太夫人生府君及三叔
父諱兆豫側室周孺人生四叔父名兆豐五叔父諱兆
貴府君幼稟異質讀書十數行俱下過目不忘王父以
諸生游學京師家無宿舂王妣吳太夫人身自操作府
君偕伯父恒析薪負米躬汲以爨不能延師就鄉塾習

句讀終以修脯不繼讀至論語陽貨章而止然負大志自十一二齡即有上下古今之識博覽經傳尤好論史事著史左稿數十篇獨不屑屑於科舉文年十三隨王父赴閩中任焚膏讀書日則兼佐幕務發粟之役府君力贊成之並任其勞著有賑米日記二十二歲丁王妣與太夫人憂扶櫬宿仙霞嶺虎大嗥迹繞帳外不入逾年王父罷官歸府君服闋後娶吾母與太夫人悉委以家政遂饑驅四方雍正元年

世宗憲皇帝登極

特開恩科府君以太學生應本省鄉試中式第二十一名主考爲宛平黃崑圃先生出春秋房候官林公之門

後屢上春官不遇恒依從伯父汝允公于山右汝允公
諱人龍爲叔祖綱菴公子學問淹雅與府君幼相切劘
契厚如同懷方爲長治令雍正七年
特命百官各舉所知汝允公將以府君應府君自以已
登賢書堅讓于從伯父方高公時長子令河南劉公素
知府君賢聞此益器重隨以府君名薦會庚戌會試令
大學士諸城相公得府君卷大歎賞力薦不售府君遂
就保舉引
見奉
旨發往浙江以知縣試用總督李敏達公一見傾倒委
修龍游縣城府君素精核長於算學土木會計不以委

人工成速且堅緻逵公益喜即委署淳安縣事涖任後吳太夫人奉王父至署中備極色養淳安故海忠介治地民氣樸愿府君下車日爲文祭其祠以循蹟自矢與民休息逾年大治調黃巖民攀轅送者踰境不止府君揮涕諭之乃得行於是有別淳安父老文黃巖濱海多斥鹵朱子鑿五渠資灌漑歲久漸失其利府君並修復之值歲大祲姦民或揭于路曰我等於某月某日人持一梃飭向縣官求食有不赴者焚其家時總兵吳公將檄閉四門且調兵爲擒禦計府君亟謁吳公曰此訛言耳毋動兵以驚民公曰脫有倉卒將奈何府君曰倉卒者不期今期無倉卒也吳公乃悉以委府君曰君自任

之府君夜發文以狀達大府旋開倉四門設廠以賑廉得姦民數人杖而遣之後同列有忌者譖之大府大府信之假林子侯命宋劾罷府君雖不以理去官然天懷浩蕩無所芥蔕將拂衣歸而忌者不止方以淳邑社穀貸民者未盡償嗾留府君于淳安兼檄原籍家口往淳安民聞府君至皆大喜及知以穀故則蹙然曰我等忍以負粉累賢守乎爭負擔以輸旬日償已而忌者猶不止凡所以爲府君難者無弗至府君性嚴毅不肯淟阿悅人文自以無罪益爲剛詬忤上官事雖竣弗遣歸府君憤懣疽發於項醫者束手民奔走禱祀日餽食餌藥物不絕然勢已無如何矣有客衣布衣鬚髮盡白款門

求見云善治瘡府君示之劑曰疾可爲也藥之效因留
侍晨夕不解帶府君固謝且問之曰民孫林備毀公所
活大盜誣攀者也酬之不受去今
上龍飛之元年丙辰
命起廢官府君以林子侯案持狀自都察院海昌陳相
國時爲都御史暨副都御史長白索公閱讞牘知大府
所劾者即府君原讞特假名于太平劉令以爲劾辭也
大究之檄浙撫檢案奏復會府君丁王父憂及巡撫盧
公奏上吏部以逾期報罷
上留中時同駁者數人皆自以爲得牽復
上御門着來京引

見者府君一人而已服闋引
見奉
旨仍以知縣用庚申八月至浙江署新城縣明年調授
桐廬有兩姓爭山者十年不決府君勘之甲執故塚爲
據府君升山上下視問甲曰爾葬此幾年矣曰數十年
矣曰葬時有地師否曰有之曰爨時丁幾何今幾何曰
爨數十口今百餘口矣府君曰發之甲不服府君曰發
而有棺吾爲枉斷發之果無棺時觀者千人驚以爲神
府君曰此易明也若所指爲絕地地師必不爲設爲之
且絕安得有甲府君之明決類如此縣有窰戶淌戶例
輸稅給官不報解府君除之曰不以累細民也府君之

恤刑類如此三年調蕭山民攀留者如去淳時擾後一老嫗持二升麥粥沍進曰我老寡婦無他物以此爲賢宰備一餐府君笑而受之蕭山江海劇邑其民獷悍號難治府君一以仁慈撫之俗漸化海岸有浮屍傷甚不得兇者並名其子自陳父往龕山索逋問逋者云銀七兩已償矣府君命偵之近村有某屠曰買一猪令買三訪其値適合參以爲無疑逮訊之不服鞫其銀數云假之某若干某若干密詢其債主良信辯之別設法捕得眞兇伏法府君曰治獄不可先設成心屠誠可疑刑鞫必誣服乃寃濫矣府君治獄多其虛心開導不事刑求大率如是甲子夏蛟發徽州暴漲高數丈江湖復上東

南風鼓之不得下則旁溢沿江郡邑舟行城中蕭山爲下游益甚死者被江而下府君捐資收瘞凡數千邑人陸巡亦好義府君命之曰毋以官故怠爾事其所瘞亦相等以災上大府難之府君庭爭大府怒府君曰皇上子惠元元凡有災祲不惜金錢數十百萬公承天子命來撫此土其忍見小民流離死亡若此而不入告乎今不破格撫綏强者擄奪弱者轉徙聖天子明燭萬里一旦以匿災責公公將何以自解大府雖盛怒亦頗懼遂遣員分勘會有以災上告者上責大府文飾而事已夙辦大府乃瞿然曰微錢令言吾且得罪始傾心重府君而是時制府方委守備蕭錫

勲猷行縣衆府君賂不與遂誣以濫賑揭府君制府信
之摺再上
上留中不發最後露章劾奉
旨着來京引
見時不孝維城已成進士入詞館府君遂引疾歸作歸
田雜詠有云三章抨擊孤臣命六月淹留
聖主恩蓋府君前以辨復逾期蒙
特恩簡用繼以制軍三劾縣令未即
賜罷皆爲異數府君毎言及未嘗不感激涕零也歸里
後清貧如未仕時不增一畝田一椽屋著書樂道恬然
自娛雖丙寅歲一至都門旋省從叔心耑公於朔州任

適心君公卒經理其喪而歸仍事筆耕曾聘修涇縣寧國府兩誌闕略考古悉愜輿論至今奉爲信史云府君不苟取與於義利之辨極嚴嘗有昏暮挐舟叩門者出懷中金置几上則某某以訟事上郡監司黃公素厚府君得一言可解願以千金爲壽也府君力却之里居二十餘年不輕投當道一刺然義所當爲毅然自任丙子歲邑中大饑道殣相望府君首謀之有司設局勸好善者里人踴躍樂輸遂置廠煮糜以賑數月疫大起則又修醫藥庀棺具分給之事竣所餘貲得數千金達之大官擇老成者籌其出入而府君親總之名曰存卹會以儲凶荒周急之用府君素闢釋氏然是役也郡東天寧

寺僧百餘衆將餓死矣府君惻然曰僧亦人也爲籌饘粥費賴以存活性好表章前賢郡故有龍城書院啟新先生與尚忠憲歐陽太守所葺以講學者也代遠荒圮址爲民所侵會太守宋公翹望來府君力言之遂鳩工修建復部署田千畝歲經費若干爲久遠計勒碑於門以志弗忘又以八邑忠義節孝諸人上自名臣下至僕婢彙爲一編以其蹟上當道請增建兩祠祀之得報可今皆落成矣府君少時頗尚任俠後乃潛心理學底於大醇嘗主王文成良知之說自啟新先生以名儒顯傳至王父代有著述府君孜孜纘緒搜羅先澤帙而藏之故於前明事尤極淹貫於東林諸君子雖一瑣事必窮

析源流言之亹亹不倦於一郡文獻亦然至於天性肫摯絕去緣飾先後丁王妣王父憂哀毀骨立幾於滅性於伯父叔父自幼即有推梨讓棗之誼三叔父歿無子府君以孫嗣營其葬祭府君仲姊適張景倉景倉以幕遊卒粤西遺孤女二府君招之歸其一適從兄周封早寡歸數年歿府君為營喪葬其一撫為女擇宜興庠生周啟佑嫁之如已出方蕭山之災起也府君以冒寒渡江歸患癉瘧嘗夜分治官書適眩暈吳太夫人請暫寢府君曰病者寢則難驟起賑案亟可刻緩耶乃令僕掖坐瞑目良久握管復暈吳太夫人曰奈何不惜性命府君曰是惟死而後已耳然竟不能書乃就寢天未明仍

坐牀上秉燭書之有潘述公以揚民幸衆冒賑命擒之拒傷差既就縛府君命繫之不孝維城維屏請曰此宜亟刑以儆衆府君曰彼傷役役怒亟刑之是役刑也緩之則官刑矣黃嚴舊有民欠數百金府君不忍追呼代償之而掣其籍以歸不孝維喬曝書時得之敗簏中以問始知之生平一無嗜好惟好聚書家所鮮有必多方購之嘗以力不給爲恨性儉約食不兼味雖居官恆布素尤遺群色弱冠時王父命婢夏蓮侍府君寢既逾年矣及將娶吳太夫人乃遣之嫁猶處子也府君言行不愧古人雖宰數邑未竟所用而循績流傳在人口類皆已章章若是宰桐廬時故　簡親王德濟齋方爲總督

樂與府君講易嘗曰吾畏友也不可以屬吏待之所著
書有鑄雜易贅詩易古音師思齋文集師思齋劄記東
林別乘東林十二目明臣謚法考三元考太湖風土記
兵防考聲韻圖譜鑄雜雜識毘陵觚不觚錄其他雜著
尚多未及盡梓府君學極博于天文地理醫卜星算諸
家皆能言其所以然然不肯有所撰論散見于諸書中
前後累受
國恩
皇上四巡江浙毎迎
鑾道左灑荷
尚方珍物褒寵扁額之賜以

覃恩累封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維城於
召對時屢蒙
溫語存問
殊恩稠疊鄉黨榮之府君生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閏
三月十八日子時卒于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正月十六
日丑時享年八十有四娶吳太夫人邑庠生錡上公女
子三維城乾隆戊午科舉人乙丑科第一甲第一名進
士刑部左侍郎娶金氏維屏太學生娶莊氏維喬乾隆
壬午科舉人娶汪氏繼娶呂氏女四長適莊蓉緩次適
楊晉次適蔣衡次適呂揚廷孫十二人維城生者二中
鋭太學生娶莊氏中錐太學生娶劉氏維屏生者九鍇

庠生娶楊氏中鐩嗣三叔父後聘吳氏致純乾隆庚寅科舉人嗣從叔心若公後娶吳氏中鉌娶張氏中鐵娶章氏紺績經迎俱幼未聘維喬生者一中鎬幼未聘女孫二人維城生者一適崔龍見維喬生者一幼未字曾孫一人泳斯鏘出曾女孫二人中鉌生者一中鋌生者一謹狀

左都御史一等伯壯果拉公墓碑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二級軍功紀錄四次封一等伯謚壯果拉公諱布敦吏部尚書西公諱某某之子叔某公諱某某無子嗣焉康熙五十二年公年十一襲封三等輕車都尉授長鎗營章京改東騎營雍正七年從征準

噶爾襲世職佐領九年于和通呼爾哈諾爾與賊遇公時器火箭營翼長率勇士先驅入賊陳殲其前隊復擊賊所據十一山頭先登克之斬獲甚衆十年復擊破賊于烏孫珠爾克爾森齊斐𨻶統四旗火箭營從副將軍駙馬王策淩等于額爾德呢昭與準噶爾戰時賊衆三萬勢張甚公首擊之賊披靡遂大敗殲滅過半論功公第一得頭等功牌二賜孔雀翎凱旋授參領旋授正紅旗滿州副都統署正都統兼理火器營復出師北路察軍營參贊大臣未幾回京授正白旗滿州副都統提督直隸古北口軍務奉使西藏回授工部侍郎仍兼副都統署正白旗漢軍都統乾隆十三年以左都御史偕都

統傅公清使西藏先是綠旗兵駐藏者皆罷歸惟唐古特兵存焉唐古特即西藏土兵也其酋珠爾墨特那木札爾陰蓄異志唐古特兵皆其屬爲死黨公廉得其狀恐事旦夕發不可制乃與傅公謀以

上命召酋酋至從者甚衆公叱之曰止有密詔乃獨以酋登樓踣而斬之擲其首于外其黨大譁將舉火公持刀躍而下手殺數十人力竭死之傅公亦遇害方珠爾墨特那木札爾之欲叛也其事尚秘使公稍遲回或不即發得代而歸可以無患然事變將有大燄者顧兵力無可足恃獨與一二左右殺然刦人之部長而殺之此其勢無以自全乃終不顧而死嗟乎人臣奉君命使尚

畀與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彼持首鼠貽悞國事者固
無論卽有變起倉猝委身以殉縱于事無所濟倘得震
動一時名載史册百世之下讀書者撫膺流涕想見其
人不敢輒以成敗相可否況公身蹈不測之地御狙詐
鴟張之寇決變機先不動聲色卒之渠魁旣殲餘衆潰
散事乃大定此其功豈在陳湯傅介子下而烈又過之
可不謂知勇義烈卓絕之士哉
天子聞之震悼封一等伯謚壯果以公之子世襲子爵
內帑賜白金萬金喪回
親臨祭奠詔以其主入賢良昭忠祠別擇地建祠顏曰
雙忠歲時命大臣致祭詞官爲之傳一切喪葬賻卹之

典有加焉並推恩凡公之兄弟子姪及世管佐領升為
正黃旗此固
聖天子褒忠報績之厚非公亦烏足當之而無愧哉

皇清敕授儒林郎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編修加一級
　改禮科給事中貤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右
　侍郎加三級秦公神道碑銘

乾隆十二年十二月南沙秦公既葬于無錫新安鄉鶴
渚之新阡越十六年今尚書味經先生蕙田南沙公叔
子也以誌若狀乞維城為文以表墓維城與先生同官
刑部先生少離憂患刻意勵行學以崇實敦本為務自
為諸生以至大臣一不少變南沙公之教也維城既耳

勲焉其何敢以不文辭公諱道然字雒生號南沙一號泉南自宋龍圖閣直學士槐之子湛始遷常州十世而遷無錫又五世而爲孝子永孚明成化間與弟仲孚均以孝旌世稱雙孝里也又三世而爲湖廣巡撫耀燧生墩是爲公之高祖墩生仲錫仲錫生贈庶吉士德澄德澄無子以弟德藻之子松齡嗣公之考也順治乙未會魁中康熙十八年博學鴻詞科累官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諭德封奉直大夫宮諭公文章名海內學者稱對嚴先生生六子公其長也幼而魯塾師苦之以爲無成乃自發憤讀書躬日夜不休久之恍然曰心之靈一也蒙者氣之蔽耳自是頓明悟書過目輒成誦學卒以

大成工書尤善漢隸年十五爲邑諸生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名見于山圍即今所謂寄暢園者也
隨
駕入直
內廷
命教皇九子書乙酉舉順天鄉試已丑成進士改庶吉
士授編修丁宮諭公憂服除充日講起居注官主江西
試先是宮諭公典試于此公以江右大邦先人遴士之
地且已爲諸生久悉知其甘苦利弊衡鑑無銖黍差榜
發翕然稱得人改禮科給事中掌登聞院事六十一年
絓藩邸事落職公自十五六時已負文望所作制舉文

字遠近傳誦奉為矜式一時諸名士皆造廬而訂交焉
乃困一第不可得躓于場屋者三十餘年其以諸生而
入侍也遇可謂奇矣不數年而官翰林改諫院聲望赫
然人皆以為榮公獨夔陳退若有隱憂者既削籍有司
奉
詔督餉金十萬蠲逋不能抵十一於是檻車南北出入
囹圄其遇有人所不能堪者而公顧怡然安之惟省愆
克己益殫心于天人交感之道于人世之險夷得失確
然有以自處而不為之動尚書與其伯仲及門弟子入
侍則相與講明而切究之如是者十四年今
皇上御極之元年尚書以第三人及第入直

南書房既拜

命則以公罪請願納官以身贖知之者咸以新進危之

上惻然立命釋公免其餉尚書以筮仕之始迫切陳情

精誠所感上動

聖主之慈遂紓家難可不謂難焉蓋至是而公之所以

成其子與尚書之所以成公之教者始昭然共信于天

下矣初公之未仕搆共學山居于錫山之麓以紹東林

遺緒東林者明顧端文高忠憲與錫城祖啟新先生講

學所也公自少有私淑之志闢宜興湯默齋賓宗忠蕴

之傳與同人延主講席執弟子禮遵復七規立約會講

于心性之蘊無所不探所著有泉南存稿微雲餘響共

若干卷而困知私記乃成于七十以外憂患之中故語極精微皆從體驗而得則公之平生學術可知矣公得歸年已八十優游林泉著書講學如少壯時歲丙寅尚書方官侍郎請假歸省預稱公九十觴以公年高故邀不入都公曰

君恩厚宜亟就列吾雖老精力猶強無患也促之行踰年公卒年九十乾隆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也由公以上三世俱以蕙田貴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兼理樂部大臣祖妣本生祖妣妣俱一品夫人公初授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貤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刑部右侍郎加三級娶徐氏繼娶胡氏皆贈安人貤贈

一品夫人側室浦氏實生尚書贈孺人貤贈一品夫人
子三曰芝田康熙乙酉舉人無極縣知縣曰惠疇曰惠
田以宫諭公命後季父易然乾隆丙辰進士第三人命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兼理樂部大臣加三級撫女曾孫
男六應鈞芝田出早卒體鈞鳴鈞惠疇出泰鈞乾隆甲
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復鈞殤鼎鈞國子生圭鈞俱惠
田出曾孫男四溥某縣丞灝應鈞出元孫男三曰沐同
沐鼎鈞出銘曰
公之植學以勉而成公之抱道以困而亨惟學之成用
光于
國惟道之亨徽永共滓爾壽而臧爾熾而昌銘諸貞石

在後嗣不忘

朝議大夫分巡南汝光道布政使司參議永濟崔

公墓誌銘

乾隆二十有一年丙子秋九月永濟崔公嵋右遷居于江南之常州十一月卒越八年癸未夏六月恭人莊氏卒明年甲申其子龍見將合葬于某原之某阡以狀乞銘于維城龍見維城壻也公于維城爲姻家恭人維城表姊也義不可辭謹按狀公諱琳字元闓蒲州永濟人嵋右其號也公生而穎悟弱冠負文望雍正元年癸卯舉于鄉遂捷南宮既以知縣揀發湖廣及引

見特

命充

大清會典館纂修官改刑部時尚書勵文恭公執法嚴

公濟之以寬多所平反公雖初爲郎嘗兼判數曹事與

大臣面折廷諍諤諤不爲之下後每語人曰余生平無

他長惟治獄無枉可自信也壬子奉

命典河南試事擢貴州道監察御史公在臺每陳奏

皆當

上意然疏上輒焚稿故人無知者其他見諸施行備載

令甲癸丑春分校禮闈六月奉

命巡察順德廣平大名三府直指使多以威行部公明

于剔弊未嘗輕有所陳劾吏民畏而安之盜賊歛跡乙

卯巡視西城擢京畿道事戞以大學士張公副都御史
索公薦擢江南蘇松兵備道三吳故水鄉貧民率業捕
魚其無賴者往往爲盜吳松江有巨猾某實陰主之舟
夜行輒被劫吳中苦之然羣盜以舟爲家散處洲渚晝
則捕魚夜則持挺㯹忽莫可窮詰又不得其主名以故
久不治公甫下車廉得其實出不意捕其魁杖而斃其
習魁乃大駭其黨一時解散吳中至今稱神明焉未幾
調常鎮方抵任丟
特旨調山東兗沂中途丁母憂去服闋補松茂以母老
辭改授河南糧驛道尋調管河兵備公留心經濟夙諳
河防凡所濬築皆得其宜辛酉夏署布政司南汝光道

控一府兩州其地南連吳楚西接商雒民雜處多藏姦

巡撫難其人以公請得

旨如議公毋歲率武夫健卒巡歷巘嶠雖極險阻人跡

所不到必親至以爲常先是羅山縣有張甲與道士某

交假左道以惑衆刻諸符印愚民多趨之又淫掠諸婦

女賣之他郡豫南並被其害公至則執之立斃杖下民

讙喜稱頌如蘇松時公在南汝久正己率屬吏治肅清

百廢具舉丁卯以病乞解職歸時公年已六十矣侍太

恭人愉愉色養如幼穉太恭人性嚴厲偶不懌即涕泣

跪受責暇則課子若孫讀手自丹鉛如經師壬申丁太

恭人憂過哀遂得疾公任蘇松時愛江左山水常曰吾

解組後得徜徉于此足矣又以治盜事民愛公公亦不忍舍去後雖屢移任恒眷眷于吳中也至是疾頗甚乃定居焉易簀顧瀧見曰吾適樂郊當葬于此遂瞑壽七十公精察而平恕介而和署河南布政時庫有餘銀數百金例得入官公不取其在刑部以寬大名及涖監司所至輒捕治奸盜無少縱然誅止渠魁不滋蔓考諱正觀太學生以公貴贈朝議大夫山東兗沂曹道妣樊氏贈恭人祖諱繩武康熙癸卯舉人如皋知縣贈如公官曾祖諱志詔以公世父貴贈文林郎阜平知縣自考以上世居永濟之潘侯莊元配王恭人繼配莊恭人男子子五人長齊莘本西拔貢生先公卒娶樊氏繼娶馬氏

張氏朱氏次齊崘太學生娶吳氏次齊莪太學生娶謝
氏俱王恭人所生次龍光貢生以縣丞發貴州試用娶
葛氏次龍見辛巳進士娶錢氏即維城女也俱莊恭人
所生女子子四人男孫五人孫女一人曾孫女三人
恭人莊氏常州武進人五世祖素鶴公官刑部右侍郎
父恒齋公名學贇以太學生授鳳陽縣丞歷署英山天
長知縣生女三恭人其長也幼有奇慧恒齋公家道中
落遊都下恭人以織紝易甘膏奉繼母以孝稱繼母督
之嚴不令知書恭人竊從兄弟行借覩之輒通大義諸
經史皆成誦年三十七歸公公時爲刑部郎僦一椽漸
水恒不繼恭人躬操作佐之如寒家婦後雖益貴恒泊

如也事樊夫恭人先意承志太恭人老且病恒多怒恭人怡然受之無忤色恭人雖不與外事然明敏多識公之治得內助爲多在㴑松時有富家子欲出門下以千金爲壽公不許乃賂傅婢達諸恭人恭人曰彼買人子安用重幣求師是必以非道干耳戒閽人勿復通旣而察之果有訟求訴者其明介如此恭人旣以亟老歸故鄉意頗適而公遽卒痛不欲生顧遺孤尚未成立强自制乃游心釋氏以遣年六十卒公之遷于常也留諸子于浙以奉祖墓獨與其幼子偕恭人卒之歲其子龍光偕其叔來赴喪且將歸葬于蕭龍見以遺命告不獲維城移書讓之乃止銘曰

生有遺愛歿不能忘鬱乎蒼蒼名公之棠是曰博陵始
祖百世不遷以熾而昌

飭孝朱母葉太安人墓誌銘

乾隆二十有九年朱君棻元奉其母葉太安人之靈歸
自京師越明年將卜葬以狀乞銘于予朱君予甲戌所
取士也官翰林太安人就養邸第與予居里相接朱
君數晨夕過予必述太安人之教與所以茹苦而持家
者予耳熟而心儀之銘弗敢辭太安人姓葉氏浙之仁
和人父諱日埔家素封以樂善好施與手散萬太安人
年若干歸贈承德郎時宗公爲繼室時翁已即世而姑
太安人方病太安人入門則脫簪珥佐饘粥晝夜侍

疾不倦越二年姑歿凡所以襄時宗公盡喪葬禮者咸
合于古時宗公窘而好客太安人不以家計累公而事
皆立辦戚黨有急無不應未嘗以力絀辭有父風焉生
兩女一男而時宗公卒時編修君猶在腹也太安人貧
無以自存乃棄產與其母葺敝居窮巷中爲女紅以自
給二子稍長則以先人遺書訓之讀少懈太安人泣二
子亦泣卒以成名歲丁卯大吏請旌於
朝賜坊如例其就養而來京師也人皆以爲榮太安人
處之泊如也祿入不足樽節操持服勤如故編修君諫
不可曰吾安能起居兀兀如偶人居三年得痞疾編修
君體母意迎姊氏以來時爲兒戲以博笑樂意安之病

良巳又三年癸未五月初八日卒距生于康熙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爲壽七十有一以覃恩封太安人長子藻元錢塘庠生次子棻元甲戌進士翰林院編修長女適國學生王棠政次女適庠生翁在元孫二慶貴慶歷女孫一俱棻元所生銘曰

有苦曰蘗有甘曰飴維彼苦節何甘之知青燈熒熒吾課子讀翟茀煌煌吾縻子祿吾貴吾貧仍我操作子學而成惟母之教子孝而賢惟母之淑視爾松阡永世有爛

誥封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竇公墓誌銘

乾隆三十二年七月順天府尹竇公薦人澥圃先生以

疾卒于官舍府尹扶櫬將歸握予手垂涕而言曰予將以明年秋爲先公及母張淑人營葬事敢乞子爲隧道銘予拜受命按狀先生諱詵字斯和號琇圃先世自明洪武間由山海關遷諸城高祖以上仕有惠政曾祖贊機祖長琰皆名諸生父永庵公諱宏祚幼孤家中落及長讓產于季獨取瘠田數畝廬而躬耕初娶牛氏繼娶沈氏生先生先生幼穎悟甫入學輒困其儕弱冠補諸生食餼顧久不售年五十七乃舉于鄉而長子府尹公已官翰林矣既晚達亦赴春官報罷遂不復試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而不爲無用之學病世俗廢經史不讀喜覩類書徒割裂餖飣供獺祭爲妃青儷白之用又自以

家貧少藏書多從人借讀知學者欲觀全書難于是取古昔聖賢及歷代名人言行切于身心日用關治亂者類而輯之自諸生教授弟子至爲封君窮寒暑手自鈔纂屹屹不少輟積數十百卷凡數千條曰輿知錄曰玉轂集體段大備猶慊聞見有未盡決擇有未精與同學及子弟輩講求而切究之晚見卷帙浩繁慨然有假年之歎用是益勤苦雖病疲憊猶日夜點竄塗乙迄易簀未成以爲恨先卒之前夕曰人當將死見鬼神是不然吾比日瞑所見無非書者蓋嘉惠來學之志至此不倦雖不獲仕見諸施行功德及人遠矣先生于先儒之說絕去門戶一以聖言爲歸于經尊古文不屑屑于訓詁

不好立異亦不爲苟同故他所著書若家訓文集皆卓然可傳于後生于康熙戊辰十一月年八十配張淑人同邑諱福慶第三女年二十一歸先生時沈太淑人已先卒事承菴公以孝聞先生嘗授徒于外一日早起心動亟歸則承菴公以是日得疾先生與淑人晨夕侍湯藥三年不懈承菴公病且革泣然曰吾先人以孝傳家汝夫婦能繼之願汝夫婦他日有子事汝夫婦亦如事予言訖而瞑時先生尚未有子也後九年生府尹公又三年生樂昌公淑人能貧躬自操作督子嚴不少姑息人或勸之曰吾聞學在不舍夫雞之覆鷇也覆而不舍時至則雛時覆之時舍之則鮮成焉人以告先生先生

曰此言雖近可通于聖府尹公兄弟卒能刻苦勵學擢科第仕宦有聲先生與淑人教也淑人雖貴儉約如平時先先生十五年卒年六十有六以府尹公貴先生封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淑人初封宜人晉贈淑人祖父贈如先生官妣皆淑人府尹公名光鼐乾隆辛酉舉人壬戌進士官順天府府尹樂昌公名光鉞乾隆丁卯舉人樂昌知縣先卒三子名光冊女二孫男七銘曰

五世克孝以承其先績學毋怠惠于後人是
惟子孫元宮不夜永著斯文

茶山文鈔終